

看到这篇文章的名字,有人要说了,中国的书院多了,古代的,现代的,名声大的和不那么有名声的。你写的是哪家书院?

还有人要问,外灶是什么意思?是外面的灶头,还是绘在灶头上的农家风情画?

我要说,都不是。我写的这个书院,就是一个镇名,书院镇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外灶呢,同样是个村名,叫外灶村,古已有之。我这题目说的就是:书院镇的外灶村风光。这地方是在浦东新区靠近海边的地域,原来属于南汇的海滨。

如果我这么说了,还没讲清楚的话,那么我要说个上海读者谁都晓得的情况了。年年夏天,8424西瓜上市的时候,凡上海市民,

都要选购8424西瓜来吃。这8424西瓜的核心产区,就在书院镇。我注意到书院这个地方,就是在多年之前的初夏时节,只见公路边停靠着长长的一溜车队,我惊问这近海地方,怎会停着这么多的空车?同车人笑起来了,告诉我这是书院地方,车子都是来拖8424西瓜的。后来到书院开过两次会,研讨农家乐文化的课题,渐渐地就对这海滨的小镇熟悉起来。

今年的金秋时节,一个阳光明媚、轻风拂面的好日子,趁着镇上有文学活动,我又一次走进了书院。镇上的娇娇和春华两位女士,邀我去看看秋天里的外灶风光,她俩笑着道:到了外灶村,你一定会感觉到新的惊喜。

什么惊喜呢?我迫不及待地追问。她们都带点神秘地对我说,你走进外灶村自己去感受吧。

还是在我戴着红领巾的青少年时期,为了写好春游的作文,我就在去南汇游览时,向当地的农民打听过,为什么这里的村庄叫六灶、五灶、四灶、三灶……农民告诉我们这些小学生的,这里滨海,原先大片大片的滩涂上都是盐场,要让海水变成家家户户少不了的白花花的食盐,都得经过一番熬煮煮盐的过程。村民们都靠卖盐过日子,故而都被称为盐民。盐民们聚居的村庄,也按顺序称之谓头灶、二灶、三灶、四灶……

在向外灶村驶去的路上,我向两位女士打听,这外灶村,比起附近的四灶来,哪个在先?她们笑着告诉我,外灶是最早的一个带“灶”字的村庄。

哇,这可以说是我走进外灶的第一个惊喜。那么多带“灶”字的村庄,我今天偶然走进去的,原来还是历史上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惊喜,会是什么呢?我急



我喜欢水,尤其喜欢水波涟涟的芦苇荡。那种被风儿亲吻的模样,芦花如雪摇曳得可爱,甚是壮观无比。这次我来到沙家浜,又一次被芦苇荡大片芦苇的随风起舞所深深感染。那一秆秆灵动的叶,那一簇簇纤细的白,在水中倒影如镜,层次分明,恍若仙境。每一根芦苇,每一片芦叶,每一个芦花,很快就连串起了整个芦苇荡的美丽经纬。

沙家浜的名字早已为许多人所熟悉。作为红色旅游景点的一个打卡地,芦苇荡的绿色帐幔自然不容错过,于是沙家浜就有着得天独厚天然优势。处于湿地中的芦苇荡,美得令人心动。它幽深地延展开去,俨然望不到尽头。一个个视野中的迷离“小岛”,那是芦苇簇拥着、眷恋着。在风儿吹拂下,水面悄然间绽开了无数波纹,一圈圈地放大,直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温柔而又不乏浪漫的色彩!

芦苇荡和水总是格外地亲近,又和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坐上了一条小船,任凭风儿

不可待地要去外灶一看究竟。

来到外灶村的田野上,只见稻田里一片金黄,沉甸甸的谷穗在轻风中微摆微晃,宽阔平整的水稻田,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公路边上。只见稻田的边上,一幢幢粉墙黛瓦和红瓦的农舍,排列齐整地一溜矗立在秋阳之下。外灶村党总支书记汪敏指着一座三层民宅的露台给我介绍:“坐在那上头,我们可以给所有前来参加乡村游的客人提供现磨咖啡,让他们品咖啡、喝茶的同时,观赏外灶的田园风光,感受滨海农民们今天的生活。”

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,想捷足先登上去感受一番。汪书记招手让我忙不急着上去。

我正狐疑地望着他时,他指指路旁的水稻田让我留神。

我仔细地瞅了瞅水稻田里的泥巴,询问似的望着他。

他笑起来了:“这一大片百亩的农田,你知道叫什么?”

我以为他是在考一考我的农业知识,于是在脑海里拼命搜索那些我种过的水稻名称:“老来青,矮脚南特,还有……”汪书记手臂环指了一下整片成熟了的稻田道:“这叫智慧稻田……”

“智慧稻田?”我不解,心里说:还有吃了让人更聪明的米?

汪书记笑眯眯地道:“这块百亩稻田,我们统一进行云监控……”

“监控泥巴和稻田里的一切?”

“对了!24小时对农田里的水量、水位等指标全方位监控。通俗地讲,”汪书记大约看出了我的困惑,放缓了语气道,“就是发现天旱田干了,无人化的智慧灌溉就会主动向田里放水;反之也一样,排水、施肥、除虫,全由云监控替代了。整套系统称为智慧农业平台……”

原来是这样啊!对我这个整整十年曾在山乡插队,从春种到秋收全都经过体力劳动才完成的人来说,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!这惊喜的冲击力太大了。步上观景平台,再看看外灶村远远近近的民宿,举行一系列文化活动的骑行打卡的道路,田园音乐会的场地,特色农产品采摘、采购的陈列,还有系统展示盐民文化的小品:包括当年盐民们的起盖灶舍、开辟摊场、海潮浸灌、轱车运柴、上卤煎煮直到成盐起运的全过程,全都再现了出来。另有种植了十多种中草药的百草园,既能让客人们在近1公里长的休闲步道上观赏,还能增添中草药知识。总而言之,新的惊喜一个接一个,让我由衷地感到,在浦东新区的版图上,书院镇虽然临近海边,外灶村也不算大,可确实实实在在地呈现出一河一路一风景,一宅一田一风情的喜人景象,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上,让我亲眼见到了一派外灶风光。

动,尽显美丽风姿。而芦苇活动区,则由水上和陆上两大区域组成,其迷宫般的水上生态景观,可以一窥当年新四军在芦苇荡里英勇抗日、转移伤病员和军民鱼水情的种种神奇。实景演出剧《芦苇荡烽火》,原汁原味地再现了一段历史的影像,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。

如今沙家浜已被游客誉为我国的十大芦苇观赏地之一。这里的芦苇荡,天水合一,芦花飞雪,栈桥依岸,煞是迷人。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风儿的亲近下,为湿地带来了绝佳景色,连空气都带有几分温婉。几位游客迫不及待地捕捉起每帧精彩的画面,生怕有丝毫遗漏。我也开始静下心来,聆听那树桩深处、野草密布中的水流潺潺声,去从容感受芦苇荡的独特风韵,去精心体验大都市难得一见的野外情趣。

此时,我似乎听到了古人对芦苇荡的轻轻赞美声:“夹岸复连沙,枝枝摇浪花。”那美至心动的沙家浜芦苇荡,果然不同凡响。

水、湿地、水草、芦苇和水鸟,在欢快掠过风儿中显得格外灵

将牙签折断,将碎玻璃用报纸包好,在关门的时候看看后面有没有人,在生活中算不了什么大事,有人常常不以为然。陈姐说,这些于我而言是举手之劳,但仔细想想,虽说是举手之劳,但它给其他人带来了方便,同时也减去了可能会产生的麻烦。仔细微之处足见一个人的修养,值得大大称道!



直到周末浇花,我才发现窗台花盆里的樱桃树下,彼岸花已经开了。正是大约一周花期里最好的时刻,细高的花萼擎着三朵奇艳的红花,花瓣如爪,花蕊休美,在花盆有些芜杂的植物群落里亭亭玉立,带着优雅和妩媚。深秋的上午,阳光正从东南方向斜射而来,温柔地照拂所有的花木,彼岸花再像降临的神明,像当年暗恋的那个女孩。

我提着水壶,却一时忘记浇水,这已经是它的第四、还是第五次开花?记得四五年前,它是我在街边泥地上发现的几粒圆茎,状如小号的洋葱。那时不识彼岸花,猜想应是园林工人随意丢弃的鳞茎类花卉,随手捡来后随意地种在花盆里。也就从那时起,彼岸花会在每年的秋天开放,在我将要忘记甚至已经忘记的时候,带着神秘和惊喜,仿佛从遥远的时光彼岸姗姗而来。

花盆是长方形的硕大的塑料花盆,彼岸花边上是一株翠绿的海葱,海葱也是球茎类的多年生草本植物,是多年前父亲离开上海时留下来的,算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海葱最初只有一枚,单独拥有一只陶盆,但不断衍生的子球开始慢慢地涨满花盆,直到变成一堆翠绿的小球簇拥着当中的大球,像一群孩子围着大人叽叽喳喳,打打闹闹。终于,那

七夕会

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,只吃素食,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吗?我虽然素食,但也并非清汤寡水,我仍会吃鸡蛋、喝牛奶,感觉并没有缺乏营养,个子长得像我喜欢的作家王小波那样高。要说素食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的话,就是要经常面对一个很多人经常会问的问题:“你为什么不吃肉?”这问题已伴随我十余年。这个问题与“找对象了吗?”“找工作了吗?”一道,已经成为回老家见亲戚的必考题,回答难度堪比高考数学最后一道大题,我把其称为“灵魂三问”。

尽管我已经不断声明我不吃肉的事实,但“吃一口,就一口,尝尝。”“特意给你做的肉”之类的劝告依旧不绝于耳,亲戚热情地把各种肉食推到我的面前,甚至于直接夹到我碗里,让我很是尴尬。

这种场景,每年都会在家聚餐时上演。所有人的目光瞄准我,都在期待我吃下一口肉。被所有人看着,浑身不自在,虽然很感谢他们的关心,但就是没办法回应他们的期待。看着碗里的肉,紧张地搓着手,脑袋一片空白,但却只能扭扭地说出,“对不起,我是真的不能吃肉。”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恐惧参加家族聚会,害怕兴灾。

上大学时,有一次在宿舍休息,舍友递给我一个酷似辣条的零食,当我开始嚼的时候就感到一阵反胃,吐了出来,这时听到他“嘿嘿”的笑声,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,他带着尴尬的笑容说:“这是牛肉干啊,你果然不能吃肉。”

陈姐的那一幕——陈姐走在我的前面,她推开厚厚的皮门帘,然后将皮门帘举起来。陈姐的个子不高,踮着脚,看得出来,那门帘分量不轻。我加快脚步,商场的冷气扑面而来,顿时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见她没有要放下的意思,笑问:“你要做什么?”陈姐轻声说:“后面一位老人。”我回头见一位长者拄着拐杖,正准备进来。我赶紧上前帮助托了一把门帘。戴着口罩的老人微微弯了一下腰,看得出这是表示感谢。等老人进了商场,陈姐才放下了皮门帘。

只陶盆被涨出一道裂痕,我不得不给海葱移盆,无处安置的大小球,只好随意地种在楼下绿地里。就像孩子长大后总要离开父母一样,它们也该去闯世界了。

海葱的生命力极强,江南冬季的寒潮多次冻伤叶片和球茎的外皮,但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,只要我把那些焦枯剥去,便会显露翠颜如玉的雅致来。海葱在七月的时候开过花,一枝粗壮的花萼弯曲地,长长地伸出花盆,绿瓣黄蕊的小花密集地自下而上,依次开放,素雅而低调。现在,花萼已经干枯,但球体上又已经偎依着好几枚圆形的绿色子玉的小球。我从窗口探出身子,仔细端详,据说它们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如老虎的眼睛,所以海葱还有个名字叫虎眼万年青。

花盆里最高的是樱桃树,拇指粗细,通体笔直,最高的那根枝条已经抵达雨篷。樱桃树的来历很能说明我身体里的农民基因:几年前吃车厘子,看到圆润白暂的果核,一时忍不住就种到花盆的泥土里,其中一粒居然不负我望,发芽、抽条并一路长成现在这棵秀美的小树。不

过,现在的我已经手足无措,当初渴望它发芽长大,但我其实从未考虑如何在五楼的窗台打理一棵日长夜大的樱桃树,除了忍痛剪去那些永远郁郁向上的枝条。

狗尾草出现在花盆里应该是个意外,猜想是泥土自带或是风吹鸟送而来的种子。原本是想当作杂草除掉的,却又不忍它们在花盆里的欣欣向荣。直到有一天,黑猫布莱克在我开窗浇花的时候跳上窗台,巡视到花盆时对狗尾草的花穗发生兴趣,爪嘴并用,愉快地咀嚼起来,从此以后,狗尾草取代猫草成为布莱克的最爱并正式入驻花盆。从此狗尾草有

些心生怜悯,好在狗尾草向来随遇而安,对蜂飞蝶舞泰然处之,来访的麻雀斑鸠们弄成一片狼藉仍然安之若素。是啊,狗尾草又能说些什么呢。不过,我们通常是不说话的,语言有时是多余的。在如流的光年里,我们由原来的平行世界融为随风从容的一个世界,我们是天地的刍狗,忽略生命周期的长短,一起经历星辰日月四季轮回的清欢,共同参详生活的哲学或者世界的真理。

我们之间已经可以托付心灵的懂得与被懂得,我们见面时都微笑着,无比珍惜在这五楼窗台偶然相遇。

用餐渐近尾声,只见陈姐将每个人果盘里的牙签拿过来,然后折断再折断。众人用疑问的眼神望着陈姐,陈姐认真地说:“牙签和这些废弃物的处理要经过好几个关口,任何一个关口的疏忽,尖锐的牙签就会给人带来伤害。”正说着,服务员拿着一个盘子经过,盘子里是一个盘子打碎的杯子,陈姐叫住服务员,拿出一张报纸,将碎玻璃倒入报纸中,然后用橡皮筋扎牢。

此时,不由得想起了在商场门口碰见陈姐的那一幕——陈姐走在我的前面,她推开厚厚的皮门帘,然后将皮门帘举起来。陈姐的个子不高,踮着脚,看得出来,那门帘分量不轻。我加快脚步,商场的冷气扑面而来,顿时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见她没有要放下的意思,笑问:“你要做什么?”陈姐轻声说:“后面一位老人。”我回头见一位长者拄着拐杖,正准备进来。我赶紧上前帮助托了一把门帘。戴着口罩的老人微微弯了一下腰,看得出这是表示感谢。等老人进了商场,陈姐才放下了皮门帘。



愚园路上的秋叶(纸本设色) 乐震文

过,现在的我已经手足无措,当初渴望它发芽长大,但我其实从未考虑如何在五楼的窗台打理一棵日长夜大的樱桃树,除了忍痛剪去那些永远郁郁向上的枝条。

狗尾草出现在花盆里应该是个意外,猜想是泥土自带或是风吹鸟送而来的种子。原本是想当作杂草除掉的,却又不忍它们在花盆里的欣欣向荣。直到有一天,黑猫布莱克在我开窗浇花的时候跳上窗台,巡视到花盆时对狗尾草的花穗发生兴趣,爪嘴并用,愉快地咀嚼起来,从此以后,狗尾草取代猫草成为布莱克的最爱并正式入驻花盆。从此狗尾草有

些心生怜悯,好在狗尾草向来随遇而安,对蜂飞蝶舞泰然处之,来访的麻雀斑鸠们弄成一片狼藉仍然安之若素。是啊,狗尾草又能说些什么呢。不过,我们通常是不说话的,语言有时是多余的。在如流的光年里,我们由原来的平行世界融为随风从容的一个世界,我们是天地的刍狗,忽略生命周期的长短,一起经历星辰日月四季轮回的清欢,共同参详生活的哲学或者世界的真理。

我们之间已经可以托付心灵的懂得与被懂得,我们见面时都微笑着,无比珍惜在这五楼窗台偶然相遇。

大学毕业后,脸皮厚了点,当亲戚们再询问我是否吃肉时,我会立刻回应“不!”并且眼神努力迎向他们期待的目光,与其扭扭捏捏地回答,不如就大方表达出来。除了不吃肉,我和其他人并无不同。尽管“为什么不吃肉?”这样的疑问不断,我也不会觉得别扭了。

我开始把这事当成一个游戏,如同薛定谔的猫一般,在没问我之前,他们永远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。第一次问时,我会回答,“不爱吃肉。”这似乎并不能满足别人的好奇心,于是下次见面他们又会问:“你怎么不吃肉呀?”我又答,“因为我热爱动物,是素食者。”若仍有人抑制不住好奇心,他们第三次问时,我就会讲一个动听的故事:小时候我曾经吃过一根过期的火腿肠,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,吐了一下午,之后就对肉产生了心理阴影,再也不吃肉了,吃肉我不舒服。

就像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一样,编一个好听的故事让他人相信,要有夸张的故事性,也要有起因、经过、结果,增加故事的真实性。其他人终于点了点头,他们很满意这个故事。

上班后,与初中时的好朋友约着吃了回饭,他点了一份炒肉,我则点了一份炒菜,我们边吃边聊,没有吃肉还是吃素的问题。我问他:“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不吃肉吗?”他回答:“这难道很重要吗?你不吃肉我还赚了,肉我包圆了,别跟我抢啊。”说着猛地吞了口肉,囫圇咽下,吃得很香的样子。我哈哈一笑,长吁了一口气。